

康寧總醫院改名爲「野聲紀念醫院」，將一致努力完成遺志，對於先生盡瘁國家、遺愛人間表示無限的哀思與永恆的懷念！于先生撰有「一條大路通羅馬」一文憶述他與宗教密不可分的关系，以

一條大路通羅馬

——我以出世精神做入世工作的開始

及如何以出世精神做入世工作，情文並茂，讀來令人肅然起敬，謹照錄原文如後，以供讀者參閱。

于斌遺著

我的一生與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。回憶我是如何與宗教發生關係，必須從我的幼年說起。

我生長在黑龍江省蘭西縣的一個小村落裏。

我的祖父是一名中醫，父親是莊稼人，從事耕作。鄉村的勞力缺乏，於是我就在家中幫忙。因爲我自小個子就高大，家人說我放豬一定極爲威風，所以趕豬去吃草成了我的工作。東北地方稱管豬的小孩叫「豬倌」，我這一生在中國沒有做過官，「豬倌」是例外的一次，至於在國外，教廷裏除了教宗外，還有一百多位主教，相當於王儲的地位，這又另當別論了。

我六歲喪父，七歲喪母，喪失雙親的悲痛，使我早熟懂事，當我九歲那年，祖父認爲我在農地中打滾不是辦法，便將我與比我大一歲的小叔一齊送進蘭西縣初等小學讀書。我因不習慣初小的教學方式，讀了一年，回到私塾中接受傳統的中國教育，每天隨老先生讀四書五經，聽古訓，學古禮。私塾的先生教書嚴格，逼得我非用功不可。在私塾讀書的這兩年，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，我都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，自覺獲益甚多，至今受用不盡。

限的哀思與永恆的懷念！于先生撰有「一條大路通羅馬」一文憶述他與宗教密不可分的关系，以

十四歲那年，我們全家遷到黑龍江北部的海倫縣海北鎮，這是一個大鎮，對祖父的事業很有幫助。同時，海北鎮的居民幾乎全都是天主教友，大家信仰虔誠，心地清澄，不但使地方呈現一片祥和，也因彼此的精神寄託一致，所以還團結起來，共同對付外來的土匪，共同維護地方的安寧。我們搬到這兒，立即領受到這股互助友愛的氣氛，祖父更進一步的了解天主教的教義是如此的真摯深切，他首先受洗，接着我的祖母及小叔們和我也紛紛受了洗。

這時，我已進入當地的小學讀書，很想學商，但學校的先生告訴我，此地很需要小學教員，爲將來出路打算，不如到師範學校讀書。於是，我又去縣立中學做準備。十六歲那年，我和許多位同學結伴到省城投考省立第一師範學校。

省城離我們住的地方很遠，我們做了幾天火車趕到省城，已過了招生考試的時間，使我們失去投考的機會。師範學校的負責人見我們老遠的趕去，身上帶的錢也不多，他同情我們求學心切，恰巧錄取的新生報到後還有缺，所以答應給我們考一次。在這一百多人的考試中，我考了第一

名，達成進入師範學校讀書的心願。

師範學校畢業那年，我遇到了幾乎可說是改變我一生的大事，也可以說，這是我踏入宗教界的第一步。

那一年，正逢民國八年，「五四運動」爆發，本來我打算投考北京大學正準備功課，忽然聽到這個消息，全校的同學都感到十分激憤。黑龍江本是個文化落後的地方，面臨如此震驚人心的大事，也不甘沉默。黑龍江各學校學生各派代表集會討論如何響應此一大事。我們學校也推派了兩位代表，一位是我，另一位是吳煥章，他也是現任的國大代表，我們兩人，我是大個子，他是小個子，一大一小，很受注意。

也許，個子高的人，天生就受人注目，當我們集會之後，組成各校學生代表團，我竟然被推選爲團長，我無法推辭，只有答應。

接着，我們在齊齊哈爾的望江樓下的廣場誓師，我是團長，被大家推上台致詞，然後我們準備出發到各地遊行。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動，耽心萬一發生事情，一發不可收拾，所以，我以十分懇切的態度向同學們建議：「同學們愛國

是可敬可喜的行爲。不過，我認為如果我們因為愛國而荒廢或是放棄了學業，等於是一種自殺的行爲。我主張，愛國不忘讀書，讀書不忘愛國，我們的遊行不妨改在星期天舉行。如果大家贊成我的看法，我願意爲大家服務，擔任團長。」

我這番話，訴之以理，同學們都很服氣，事情就這麼決定了。但是，學校的老師們還是很不放心，因為齊齊哈爾的日本商店很多，怕我們遊行示威，發生衝突，造成流血事件，我們一再保證，同時還請訓練人員隨着遊行隊伍一塊走。至於遊行喊的口號，事先亦安排妥當，絕不隨便喊。

星期日來臨，遊行開始了，共有五千多人參加，還有鼓號樂隊助陣，場面很浩蕩。我是團長，走在最前面，沒有人不看到我的，加上我又主張以理服人，使很多人對我有了深刻的印象。

因爲成爲當時的風頭人物，沒有想到反而帶給我困擾。據說，省城裏有關的人士認爲我這高個子是禍首，考慮要抓我。這個消息被我的一些長輩聽到了，特別好心來告訴我。這使我十分灰心，沒有想到會引起誤會。於是，我決定學期結束後立即回家。這才開始我與宗教的第一步。

回到家，與神父商量，我想進修道院做修士，將全心奉獻給天主基督。我的這種想法，在家中引起很大的風波。因爲我在家中是獨子，父母早亡，如我從事修道工作，不能結婚，豈不絕後？家中的人沒有不反對的。這時，我的祖母出來說話了，他說：他這種做法，是爲人類，爲國家獻身，這樣的選擇，是何等的大事，豈可阻擋，阻擋了會遭天怒。家中的人都很尊重祖母的意

見，我終於進入吉林省城，天主教立的神羅修道院進修，一方面自己學習，一方面幫先生教教弟兄們。當時，有一位神父教我拉丁文，我學得很快，一年半已經將圖書室裏所有拉丁文的書全部讀了。神父十分驚訝，連說：「這裏已容不下你了。」於是，修道院的主教決定將我送到上海的震旦大學讀書，使我更上層樓。

上海是繁華的大都市，與北方完全不同。我進入震旦大學預科，選讀法文，讀了一年，全部功課都及格。我再回到吉林，主教說，你的程度太高，別的弟兄們都跟不上，不如送你到羅馬深造。一九四二年，在教會的協助下，我進入羅馬的神學院攻讀哲學、神學。

在這裏，我要順便提一個小故事。我讀初中時，因我的名字是單名，爲了便於稱呼，我給自己取了一個號：「冠五」，意爲五大洲之冠，這是當時年輕氣盛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後來見到國人受日本人欺侮，十分氣憤，另取了一個號：「希岳」，即希望效法岳飛的精神，拯救國家。等我完全獻身天主之後，我祈求祂賜我智慧，爲人類貢獻自己一切的能力。記得耶穌有一位長兄自稱是「跑龍套」的「若翰洗者」，他以自己爲曠野的呼聲，爲救世主開路、修路。他的這種奉獻自己，不爲人知的無名精神，深深感動了我，我決定將自己的號改爲：「野聲」，繼續實現如若翰般的理想，並以此爲職志，永不改變。

這三、四十年中，中國的天主教會中存在着兩個問題，幸已獲得解決。

一是民衆們對傳教士，或可說是對於宗教，

有一種誤會，常把信教的人當做「二毛子」，認爲他們不愛國。面對這種誤解，我決心以事實證明。記得在抗戰時，我組織了全國的天主教教友，到前線、在後方，爲戰士們服務。我還運用天主教教友的力量，奔走世界各地演講，爲祖國捐募、籌款。可以說，我們雖不曾拿着槍桿打仗，但我們也等於是一名「戰士」，爲國家的奮戰出生入死。

二是不少人以爲信教之後，就遺棄了中國文化，完全西化了。我認為，這是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不夠深，才有這種不成熟的想法。因爲，中國文化裏，有許多的道理與天主教的教義是相同的。譬如說：天主教鼓勵人信奉天主，以此爲心目中的神，是精神所寄；而中國文化中，我們的祖先也是信「天」的，認爲天地萬物間，有一定的天理。因此，多年來，我一直試着將這兩種相同之處融合在一起。像：每一年春節時，我總率領天主教教友們祭天祭祖，這是我們愛護，並將中華文化發揚光大的表現。如今，已有許多不但是天主教教友的人，感動之餘也參加了。近年我又擔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的副會長，這是極有意義的工作，今後，我要在這方面做更多的提倡工作。

回憶已逝去的歲月，我有過不少機會可以做官，但我都放棄了，朋友常感到詫異，認爲我是個不可思議的人。其實，當我踏入宗教界後，我已下定決心將這一生完全獻給我所熱愛的天主、人類，和祖國，爲了保持我內心的專誠，我寧願以出世精神，做入世工作。我從不後悔自己的選擇，我只記得我曾經擁有許多別人不會擁有的經歷。